

物讀 MAY 1 - 1942 進一唯

每逢
147 出版
友吾

行發日四月二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角二價售册每 No. 122 31. 2. 4. 期一十第 卷二第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美國對於東亞政策之鴿的在控制太平洋海域及壟斷中國之市場；所謂九國公約及門戶開放主義為達到此種目的之外交手段。

日美關係之演變及日本現行之對策

成

日本英文報紙「The Japan Times and Advertiser」於最近之社論中，論述日美關係之發展及日本所採取之政策，頗為詳盡。值此太平洋戰爭方興，英在東亞之勢力一蹶不振之時，此篇論述足可代表本國內一般人士對此次戰爭之觀點，用特摘要評述，以備觀察。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是由國際間競爭海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分配，以及國外市場之管理權而發生。殖民地及國外市場之獲取為世界統治之必要的條件。但是解決以上國際間爭端的第一次大戰並未完全消弭大戰後國際間的紛糾，反而使戰後國際間的利益與衝突的危機更形嚴重化與普遍化。戰後世界最重要的特點是國際間紛糾由大西洋方面轉換到太平洋沿岸。此種趨勢所表現於東亞方面者，則為列強競爭之態形尖銳化。

戰後諸強國對於東亞方面所採取之侵略政策發生重大的影響。其中最多於侵略性之國家厥為美國。因為第一次大戰的結果，西方諸強均已表現力衰勢微之狀，全世界之領導權轉落於美國之手。美國對於東亞政策之編的即在有效的控制太平洋海域及其在中國之市場及利益。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巴拿馬運河之開鑿，使美國西部海岸及東亞諸海港間之距離縮短一萬英里，此一事實實為美國向東亞發展之有力的因素。

此後，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之結果，日英同盟從此廢止，而關緊中國之九國公約於此成立。九國公約之最大成就不過是美國所謂門戶開放及尊重中國領土完整之再確認，使美國於其東亞發展之政策上得一有力的根據。由於華盛頓會議所造成之局面，則為美國對東亞侵略政策之開展及其統治中國之開始。當時東亞之情勢究竟如何？除日本而外，東亞諸國的地位已降為英美兩國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對於外來的侵略已無應付。

在此時期，英美帝國主義遇到兩種反抗的勢力，一是日本對於其侵略主義之反抗政策，一是中國國家主義運動之勃興。二者之趨向在使東亞民族從國外之統治下得到解放，使東亞不受英美帝國主義之侵害。但美國利用中國國內之反動勢力，使國家主義運動完全崩潰，而為美國資金流入中國之金融侵略政策上奠定了基礎。英美企圖以「侵略主義」一名詞轉嫁於日本，斥責日本在東亞之行動為侵略性的，殊不知日本現行政策係由於東亞之

客觀事實所造成。就已往及現在之情勢論之，東亞與英美資本主義之關係，實為侵略與防守之關係。侵略者係英美，而衛護自身利益者為東亞各民族。日本之政策即為確保其生存之權益；日本從未拋棄此種政策而別有他圖，更未有越過此種政策及企圖。日本之獨立生存為不感受外部之威脅，日本即長久滿足於現狀。基於上述各種理由，日本所倡導之東亞新秩序，既非含有國境擴充之要求，亦非自行居於侵略之地位。其唯一目的在保持日本獨立自主之生存，並保持其他關緊國家之獨立與自主。

所謂東亞新秩序者，在求東亞諸國合作之實現。東亞諸國如不能達到共榮之目的，日本之生存即感到不安，此屬極明顯之事實。但使東亞諸國共榮之唯一方法在從奴隸地位下解放東亞民族。日本即為領導東亞各國之中心的力量，使東亞民族得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中解脫出來，使東亞各國達到獨立自主的生存。

至於經濟方面，在日本領導之下，東亞各友好國家於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共享資源分配之利益。在文化方面，應根據地方情形及東亞固有之文化特點，發展為新的系統。在此種新的系統下，文化生活並非割取歐美文化之一部，實為新的獨立的文化系統。由於深切認識東亞之固有文化，並對於歐美文化之批評的態度乃能樹立新的文化。總之，日本所倡導之東亞新秩序是基於共存共榮與獨立合作之雙重大觀點之上，由此，東亞各國在經濟上及文化上可漸趨發展。

日本在東亞及太平洋上雖有「自行發展」之野心，但對於東亞諸國之利益始終未放棄友好之態度。值此日本推行東亞新秩序偉大功業之初期，除參加國際團體，與之善遇旋外，別無選擇。但是由於時間之進展，在日本成為東亞獨立各國之領導地位確定以後，日本將採取建設的政策，在太平洋西岸上產生獨立的文化系統。日本於援助中國國家主義之運動上雖遲緩一步，但日本政策之建設性則充分表明於與南京政府所訂定之基本條約上。

日本所處之特殊地位係援助太平洋上其他民族及國家，因為日本於經濟無敵艱難之後，已使其自身得脫離於附庸國之地位。日本並深知東亞前途之幸福乃依賴日本之領導地位為太平洋西部諸國盡其服務之責任。東亞之前途賴於東亞諸國之團結一致，以求其自身之進步，免受外來之侵略。西方之民主國家聲稱其為自由而戰，日本亦為爭取自由而奮鬥。但日本不獨為其本國之自由，並為東亞民族之全體自由。凡在地理上屬於東亞之各國及民族應在協和一致之下共存而共榮。



世界一週

日歐間郵件恢復

日本交通部於二十三日發出公告謂，經由西伯利亞而至土耳其，保加利亞，瑞士，西班牙，葡萄牙之郵件，自二十四日起恢復，但由海上航路而至歐洲之郵件仍屬不可能。除上述各國外，與歐洲其他各國之郵件傳遞，暫不恢復，至於包裹及匯兌之寄至上述各種者，亦不接收。

英內閣之暗潮

英美在太平洋上着着敗戰以後，英內閣動搖之呼聲甚響。綜合最近數日所得之消息，英工黨對邱吉爾內閣雖頗表示信任，但須另行更換閣員。新內閣之成立仍以邱吉爾為首，而新閣員不問其隸屬何黨，須以強幹者充之。至於戰時生產及太平洋戰事將為工黨討論之中心問題。工黨方面對於現時英國戰時生產之薄弱，久已不滿，甚至目前英國遭遇如此重大之困難，皆係供給力不足所致。

關於英軍在馬來敗戰，英主力艦威爾遜斯太子號及雷巴爾斯號之沉沒，均為工黨所要求邱吉爾與以解釋之嚴重質問。於二十八日舉行之上院會議中，議員卡德非爾特對英政府過去之政策大施抨擊，對邱吉爾內閣之懦弱無能，亦嚴加指責。預料英內閣閣員之更動，遲早必將見諸報端。邱吉爾或將要求信任投票，以維持其政治生命。

北非戰事

近數日以來，德義軍在北非轉守為攻，兩獲大勝。二十八日，德義摩托車隊及裝甲車隊於塞倫尼卡前方與英軍竟日激戰，英軍敗退，遺棄大砲一百二十餘門，坦克車二百八十三輛，及其他裝甲汽車，摩托車等。開

義羅之英軍司令部對北非戰敗已正式承認，塞倫尼卡之穆薩斯城已為德義軍佔領。同日，德空軍大編隊於馬爾他島東南方海上轟炸英護送艦團，炸沉商船及驅逐艦各一艘。馬爾他島之飛機場亦被炸，損失甚大。

美俘擄抵滬

日軍在威克島所俘獲之美國官佐及兵士共計一千二百名於二十三日下午抵滬，當於二十四日被護送至集中營。據日方發言人稱，此批俘擄係日軍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於佔領威克島後所俘獲者，於一月十三日至橫濱，後由橫濱轉抵上海。其中官員共有二十二名，在陸軍服務之美籍平民共五十二人。此等非武裝兵士將與官員受同等之優待。此批俘擄於護送至集中營之前，在日海軍陸戰隊保護之下，徒步行經大上海街市，藉以欣賞滬上風光，舒展其鬱居於威克島之心情。

英帝國之順民羅斯福

據得自華盛頓之消息稱，美國軍隊已有一批運抵澳大利亞，與澳政府協力加緊防備工作。按目前情勢而論，日軍既於新愛爾蘭島及俾士麥島登陸作戰，澳洲之命運亦垂之可危。澳洲之軍隊既已全部開往英國或非洲，澳洲防務之空虛自屬事實。因之，邱吉爾於萬念之中，唯有向美國呼籲，請求派軍，而英帝國天字第一號之順民羅斯福竟欣然允諾，勇當重任，誠屬愚謬可笑。日前英本國之武裝士兵至少有五百萬，此五百萬之安危然留守故土，而利用美國人之血肉以扞衛海外之屬地，其狡點可知。從英國現行作戰計劃上看來，真正為國打仗者不是英國人，却是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印度，甚至非洲黑人。而今又增加了美國人，何等滑稽！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時之英國宣傳工作，每分每秒之時間皆在製造虛偽事實取媚美國人民，其唯一目的即在驅使美國青年投入英國戰線。

吾友

第二卷第十一期
州一年二月四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日本衆議院對臨時軍費預算案全體一致通過(封面)
日美關係之演變乃日本現行之對策
莫斯科的防空活動
A. B. C. D 人物誌
今文十弊
第一次寫作研究會
假如我是個男孩子
對於「鬼」與「怕鬼」的解釋
問死了
古寺裏
馬鬼皮
喬德園裏的影子



莫斯科的防空活動

· 穎川 ·

入夜九時以後全市化為黑暗世界 高射砲火與探照燈光交織滿天空

急速完成的防空陣

德蘇開戰後整整過了一個月的七月二十一日晚上，赤都莫斯科開始遭受了空襲，從此連日連夜德機在莫斯科的上空像魔神一般地狂馳，使莫斯科的市民陷於恐怖的深淵裏。

按近代戰爭的慣例，德蘇之間的戰端一開，同時德機即往襲擊莫斯科，這是可以十分料到的。然而當時羅左夫斯基情報局長於會見新聞記者時，帶着很有自信的神氣說道：「雖然不能說決無德機來襲，但因實行燈火管制，德機大舉來襲漆黑的莫斯科是不可能的。」果然自從戰火開始以來德軍雖然大舉襲擊莫斯科西方的斯莫爾斯克，而莫斯科的上空却還不見一駕德機的影子。不過這並不是說因此莫斯科的防備就可以疎忽了。完全不然，開戰以後莫斯科的情形即俄然一變，立刻將防空措置準備完了。

像蘇聯這樣進行防備之速，不但出乎世界各國的意料之外，即莫斯科的市民亦未曾料到。如防空壕的設備並非在戰前所建築，而是在開戰後急速趕造成的。莫斯科的地下鐵路已成爲戰時莫斯科最大的防空壕，如遇德機前來空襲，在此可以收容莫斯科一部份的避難市民。此外，大廈地下的食堂，咖啡館，倉庫等也都充當了防空壕。並且在空地上用木料土砂建造能收容十人左右的防空壕。由莫斯科通列寧格勒的近郊道路附近有許多軍需工廠。在這些工廠附近

近也建造了無數防空壕爲職工們躲避。

這類的防空設備雖然都是在開戰以後建造的，其他的防空陣營則似乎在以前就有詳密的計劃。莫斯科的防空陣營分爲高射砲隊飛機隊，輕氣球隊，消防隊，和自衛隊五隊。其中的自衛隊，以收容二百至五百居民的公共住宅(Семьи)或一個單位。超過此人數的公共住宅則以一百人或三百人爲一隊，組織家庭防空隊。男子由十六歲至六十歲，女子由十八歲至五十歲均須出動。每一所公共住宅的門口，站立一個帶着防毒面具的女子，充當瞭望，不但瞭望敵機，同時也有防護的責任。如見街頭有行動可疑的人立即用高語通知秘密警察(G. P. U.)。

澈底的防諜網

防護的周密，在世界上恐怕要首推蘇聯了。其原因固然是由於防護方法的嚴密，以及秘密警察強大的壓力，但其主要的理由還是由於斯拉夫民族的性格。他們決不受別人的賈通，所以爲對方間諜所驅使的斯拉夫夫人極少。除了極貧者外，其餘的幾乎是完全不能利用的。因此在蘇聯能够爲金錢所動，被對方的間諜所利用的惟有猶太系的蘇聯人。

黑暗中世界，莫斯科的防空壕，探照燈及高射砲火，在空襲時，景象十分奇異。



對於防護的取締實際是很澈底的。即以照像而言，在戶外攝影固所不許，即由屋內向戶外攝影，或在自己住宅的窗子裏攝影也被禁止。祇許在外室由窗戶攝取室內的照片，或在室內攝影。對於外國人的監視極嚴，尤其是外國的駐在武官，出外時後面總有G. P. U. 尾隨着。尾隨的還不止一人，總是五人一組的便服警察，離開一百公尺的後方有兩人，再後些有三人跟着。日久而監視熟了，也打招呼，他們的態度很尊敬，而監視的眼光却很嚴厲。

外國人的住處是有一定的，這也是爲了G. P. U. 監視上的便利。私人函件的檢查自不必說，電話也有一種特殊的裝置，可以由秘密警察偷聽。每月總有幾次來檢查煤氣，自來水，電燈，其實是到家裏來搜查。報紙全由國營，新聞消息先經G. P. U. 過目，如有不利的消息即劃除，禁刷極其簡單。倘若報紙上登載了不宜外國人看見的新聞，當天的報紙即停送，將報費退還

空襲時避難情形

前面已經說過，德機最初的空襲是在七月二十一日之夜裏，接着又猛烈轟炸了四天，然後德機

ABCD人物素描

實指

英，美，荷，菲，重慶五國代表的司令官

從七七事變起，到這次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間，美國對日本的態度簡直是傲慢無禮。自從美國凍結日本資產以來，事實上日美貿易已陷於根本不可能的地步。不但石油、鋼鐵等一切必要物資斷絕，而且在東方更竭力強化A B C D封鎖線的陣容，在這種狀態下日美交涉當然不能圓滿協調地進行。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說：「日本如果不根本變更國家政策，則日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財長摩根索說：「日本怕的是經濟封鎖，對於日本無當乎訴諸武力，更沒有對日交涉的必要。」摩氏為猶太系的美國市民，他的意見是實行猶太式的謀略來對付日本。羅斯福大總統自從日本物近通電發出後對於日美關係表示沈默，赫爾國務卿也採取同樣的態度，然而在過去日美交涉中却不拘絲毫誠意，一方面繼續加緊對日經濟封鎖，並且在可能範圍內不作過於刺激日本的行為，實在是最危險的手法。

由上面一些過去的實例看來，知道這次太平洋空前未有的大浩劫，實在是英美各國的政治家或軍事將領等錯誤的觀念與行為所釀成的，這次戰爭的責任實在就應由這些人來擔負。組成對日包圍陣的國家有英、美、荷、菲、重慶五個，下面將各國代表的司令官或將帥逐一介紹如次。

英國極東總司令 波彭

英國「極東」總司令波彭空軍大將現駐新加坡，是A B C D包圍陣中最重要的一員。波彭氏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英政府創設「極東」軍於新加坡時被任命為第一任總司令。

波彭大將生於一八七八年現年六十二歲，於陸軍大學畢業後充任陸軍中一聯隊長，一九二二年見到空軍的重要，乃拋棄過去所學毅然轉入於空軍部隊，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遂以空軍將校而出征前線。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間任英國空軍大學校長，其後歷任英國戰鬥區防衛總司令（一九二六——一九二八），伊拉克空軍總司令（一九二八——一九三〇），英帝國國防大學校長（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大英國防空軍總司令（一九三〇——一九三九），英皇空軍侍從武官長（一九三五——一九三七），英空軍教育總監（一九三七——一九三八），英領東非總督兼空軍總司令（一九三八——一九四〇）等要職，在現在英國空軍將官是資格最老的一位。波彭大將有極良的操縱技術，雖然已經六十餘歲，然而日常總愛駕駛着最得意的飛機，在香港馬尼拉荷印等地間往來飛翔，性情最為活躍。自就任新加坡總司令以來，特別注重空軍根據地的設備，並從美國購入多數新式雙發飛機及其他許多優秀飛機以擴充其空軍。

此外波彭總司令的部下特彼少將從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就任香港防衛司令，一面聲張着香港防衛堅固一面又戰戰兢兢奔走於防衛設施，且曾企圖利用重慶打開英國的危局，真是可笑的忘態。

美國極東總司令 馬加薩

羅斯福大總統為增強美國東方勢力於去年（一九四一）七月二十六日發表緊急措置令，決定將菲

窘友術 (八)

隱梅譯

(一) 八天挖成一個八呎長寬八呎高的洞，挖一個四呎長寬四呎高的洞用多少天呢？
 (二)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現在全紐約共有 7,362,437 個居民，按統計在這些人裏有一個人的頭髮數和世界最多頭髮紀錄的人相同，共有 292,456 根之多。
 把這兩個數目記在心裏，你能斷言全紐約市中至少有兩個人頭髮數目相同嗎？
 (三) 某大探險家旅行非洲中部前，計算一下他需要多少汽車橡皮胎。
 此次遊歷共行 12,000 哩，最好的汽車胎可以供用 10,000 哩。

他最少需要多少橡皮胎呢？
 (四) 假若煮一個雞卵用 20 分鐘，煮五個雞卵用多少分鐘呢？
 (五) 籃子裏有五個蘋果，屋子裏有五個人。每人分了一個蘋果，籃子裏還有一個蘋果。是怎麼回事呢？
 (六) 三個人分四根葱。

不准把葱弄斷，如何使三人中任何一人所得不比其他二人分的多。
 (七) 一呎長寬，一又二分之一呎深的一個洞中有多少泥土呢？
 (答案請見下期本刊)

第七次答案

(一) 他賺了二十元，因為用九十元買進馬來袋中沒了九十元。
 賣出馬，袋中有一百元。
 再買回馬來袋中共有二十元，就是賺的。
 (二) 有兩種方法
 (1) 代表船和人。
 (2) 羊——山羊，狼——狼，白——白菜

律濱所有陸軍悉編入美國陸軍，聽從美國將官之指揮，同時任命馬加薩大將為美國「極東」總司令。因此菲律賓的土民軍早已完全由美方接收，歸於馬加薩將軍之指揮。

馬加薩司令現年六十一歲，生於美國阿坎索，一九〇三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後任駐日武官，因此與日本的乃木大將黑木大將相識，並且對乃木大將非常崇拜。克加薩大將和美國亞細亞艦隊司令哈特爾大將同為美國海軍中最熟悉東亞的名人，現在正在發發可危的菲律賓，指揮所有島民防空燈火管制等練習工作入於實習工作的階段中。

▲重慶軍政部長何應欽

重慶的軍政部長參謀總長何應欽，最熱練於抗日作戰，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公元一八八九年何氏生於貴州省興義縣，現年五十二歲，青年時代留學日本，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留學日本期中加入中國同盟會，曾參加第一次第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歸國後創設講武學堂於貴州，繼又任貴州第五混成旅旅長及全省警務處處長。幾度變遷後，一九三六年九月遷任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任廣東軍事委員會主任。一九三六年末，張學良叛變時，親任討逆總司令大肆活躍。何氏精通日語，在日軍將領中也不乏知己，所以都稱他為知日派的抗日派。現在重慶受到英美人的指示，也加入ABC包圍陣營裏，並且派遣中央軍南下緬甸。一朝有事必然活躍於盲目的抗日戰，這實在是東亞黎明前的一幕大悲劇。

▲菲律賓空軍總司令布里安東少將

美國陸軍省於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任命布里安東少將為菲律賓空軍總司令。布里安東少將現年五十一歲，是美國陸軍中最年輕的少將。美政府派一名新進氣銳的少將為東方空軍司令，以對付東方的空中戰，也含有相當深意，就是將布里安東少將置於馬加薩將軍的指揮下能够達成命令系統一致的任務。

菲律賓的美國空軍除在人員，地上設備，各種飛機的增加之外，更努力擴充空襲哨戒飛機隊，從事哨戒敵方襲來的工作，因此過去由亞細亞艦隊負責的菲島沿岸哨戒工作中一部任務已改由新設立之空軍部負責。然而從開戰來連日在菲島上空演成的劇烈空戰看來，知道菲律賓的空軍無論在實力方面，及戰鬥技術方都有很大的缺陷。

▲荷印總司令波爾亭中將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三日在巴達維亞的郊外，荷印總司令勃萊爾特中將因為駕駛的飛機突生事故而慘死了。繼任者便是當時荷印陸軍參謀總長波爾亭少將。當時波爾亭少將正因為故留滯於馬尼拉，和馬加薩將軍商討共同防衛的計劃。悲報傳來，少將立刻駕機繞道新嘉坡返還巴達維亞，同時被任命為荷印總司令並昇進為中將。

荷印距離英較近，然而並不過分依賴英國，反而必須由美國無條件援助。羅斯福大總統原來是由荷蘭渡美的猶太系荷人的後裔，因此這層關係荷印當局最歡迎而信任羅斯福。波爾亭中將就是親美派的軍人，本來荷印沒有別國的幫助根本就不能阻擋日軍的南下，在這荷印危機萬分的時候，看這位新總司令如何來防衛這零落的荷印諸島吧！

渡法(一)：

1. 狼羊白
2. 狼白
3. 狼
4. 白
5. 羊
6. 羊
7. 羊
8. 羊

渡法(二)：

1. 狼羊白
2. 狼白
3. 狼
4. 白
5. 羊
6. 羊
7. 羊
8. 羊

(三)因為是冬天。
河裏凍滿很硬的冰，所以他的死因是頭擊冰塊折傷了頸骨。

(四)珍妮可以買十七張三分的。
五張二分的。
七十八張半分的。
還有五種方法可以買湊足一百張三種都有，但是三分的便不如這個多了。

(五)

(A)我是你的妻子。
我兒子的爸爸只有我自己(如果我是男人)或我丈夫(如果我是女人)但是「你父親的獨生子」一句已指明我兒子的父親必然是你了。所以你必然是我丈夫。

(B)

這句話是很合理的。
因為我叔父的兒或弟必是我父親或其他伯伯。他如果是我的一個叔父(或伯父)，也必是我兄弟的叔父或者伯父了。

今文十弊

路人

△說在前面

古城的文藝界，在事變後，播過了三通鼓，已開戲了！就我個人說，對它有很大的期待，關心文藝的朋友們大概也是如此。

方才發芽的幼苗，是需要灌溉與修理的，尤其此時更除禱禱的工作，更是不容遲延了。

因了我對於文藝的期之殷，愛之切，所以我想把各人所見到的各點寫出來，供大家參考。真而或許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希望愛護文藝的同志們指正。

篇幅和時間，只允許我對現代文藝界泛泛的寫出這些意見來，當然應當很多很多，以及栽培修理諸般工作都只好期待同志們了！

我想寫出今日文藝作品以及文壇各方面的普遍的現狀，所以有幾個題目似乎是不必要說的，有的則過於淺陋。而對於話劇則未談及，一是因為我外行，如此適足藏拙；又因為問題關係公演等問題，太廣了些。

在這裏拭目等待我們文藝的幼苗的茁壯，蓓蕾，開花而散芬芳！

一、莫忘掉「偉大的文學使命」！

文學是豐富的感情，美的情緒，以及高尚的想像，用有思想的文字，藝術的組織，記載下來的東西。是人生的表現與批評，作者人生觀的表示與剖白。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文學的一個啓示，至於今日二十餘年，派別啦！主義啦！諸般問題鬧得煞是熱鬧。結果寫的是被推翻了，然而新的恐怕也未嘗能代替，二十年的成績，沒有幾部超然的偉大

作品產生，沒有在世界文壇立足的地位。這分明是告訴我們一切派別主義，新舊等爭執，完全不必要，空喊毫無用處，惟有實實在在的努力工作，才能成功。只要作品有文學的真價，不愁沒人心靈間發生共鳴，而永久不朽的價值。否則，無論論是浪漫，古典，寫實，象徵……等什麼主義，而根本忽略了文學的真價值，都是枉然！

中國至今沒有一部偉大作品出世，這也是原因之一吧！所以把這出發點向諸位提醒一下：

莫忘掉「文學的偉大使命」！

中國向來有一句話：「文人無行。」這話說得顯然是籠統點兒，過甚點兒，然而仔細想來當然也不無道理。現在所談，並非狹義的道德，而是「文德」。

孔子的意思是能用筆管管殺人的才算中士。後世文人也真能管孔老先生的旨意，文人動不動就掉弄下筆管，而饒除了異端。現在的執筆者們，力量彷彿減了些，未必有資格爲「中士」，於是時常動筆罵人，把敵人罵得狗血噴頭，或是借開筆仗出出風頭。對自己表好感的，常講客套禮的，過機會就捧一下，或爲自己，以及親朋之類吹噓吹噓！這都不希罕的。

較爲高級的文人，則手段更爲毒辣。洪水猛獸的害未能及此。利用青年的弱點，把作品中中毒的害，思想的宣傳品，藉了文學爲工具，來欺騙，毒害，這不但爲人類的毒蟲，也是文學的罪人。表現作者的性靈的方爲真文學，如屈原之顯

了「新八股」！

文學本當是大家的所有物，並非少數有錢有閑階級的娛樂品，歷代中國正統文學的價值被否定也就在此，所謂新舊之分也就在此。中國歷代的真文學，都起自民間，胡適之在詞選自序裏說：

「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採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

可是五四白話文學運動，却違背了這公例，是由少數知識階級做起的。實際上這種白話也絕非平民所能領略的，實行了三十餘年到今天，距離大眾更遠了！此種文字只通行於少數知識份子，甚而像一種外國語，須加以長時期的休養。不可譯言的現在又恢復了八股。

文學中的小說，散文，隨筆等，都是「形」

婦女惡，宋玉之體貌冷容，司馬相如的引誘良家婦女，阮籍無禮放俗……等，往往都被用「文人無行」四個大字加在頭上，可是他們若不如此，那會產生了離騷，神女賦等作品？這並非說非如此產生不了文學作品，而是諸人都真象的表現了我自己。又如盧梭的懺悔錄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

我以為，在藝術立場看並非無行，而一般做作的人們，騙自己，騙旁人，才是「無行」！

這裏順便再談一個不相干的問題，就是如今半瓶醋的作家們的弄筆鮮耻，故意寫個類似女人的筆名等事，而且稱有名的作家用的筆名，許多人都仿做起來，巴金以後有許多巴，魯迅之後便有許多魯。如今北方最時髦的還要算「林」和「簾」字，林此林彼，簾此簾彼，不知全姓「林」「簾」呢？還是另有何種意義，抑欲借此而出名乎？這不是章學誠所謂「同里鎔產」嗎？何必！

寫實主義以後有新寫實主義，如今搜例產生

了「新八股」！

文學本當是大家的所有物，並非少數有錢有閑階級的娛樂品，歷代中國正統文學的價值被否定也就在此，所謂新舊之分也就在此。中國歷代的真文學，都起自民間，胡適之在詞選自序裏說：

「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採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

可是五四白話文學運動，却違背了這公例，是由少數知識階級做起的。實際上這種白話也絕非平民所能領略的，實行了三十餘年到今天，距離大眾更遠了！此種文字只通行於少數知識份子，甚而像一種外國語，須加以長時期的休養。不可譯言的現在又恢復了八股。

文學中的小說，散文，隨筆等，都是「形」

文學，或是「目」的文學，而詩則不但有「形」，並且兼有「聲」，而聲又佔了多一半，所以我們也可以稱為「聲」的文學，或「耳」的文學。聲律節調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以獲得人的同情為目的。

詩常以各地方方言為根據，所以也就常發生於有文字之先，只是無意中吟吟出來的作品。哥德說：「民歌之有價值者，蓋係直接由「自然」得到原動力。」這種詩的價值，就因為是自然的產品。詩人是天才，修養，感情，蘊藉等的結晶，是「超人」，同時也是「凡人」。

我國新詩的壽命並不算長，可是已經殘廢了。余旋人先生說：

「五四運動後，誕生「新詩」的生命。這種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東西，屆至今日，進步先談不到，却淪為兩途：一日膚淺，二日荒誕。」（見二十七期中國文藝關於新詩中的長詩）

目前中國的新詩，非但不能令人反復詠誦，給與人萬永的回味，甚至不能令人反復詠誦，懂懂的一美的形容詞的聯貫，長篇反覆吟咏。無疑的會令人不耐煩。一般的詩都是晦澀，繁復，堆砌，俗濫，詩詞變的東西，或是標奇立異出風頭主義的長詩，或是玄奧詭譎的所謂哲理詩。鬧得一團糊塗。這情形很普遍的存在着，到處都可見到。

五、「短篇」小說。

在事變後的華北文壇，數年來還未見到一篇長篇小說；（翻譯等不在此例）我們分析這情形的原因，一則是沒有能容納的刊物，而最重要的則是我們對作家「力量」的懷疑，恐怕沒有寫長篇的魄力。於是作家們隨隨便便的寫了些短篇。我們當然沒有反對的理由，而且希望它的發展。不過目前所見到的小說，形式上「短」，內容方面也同樣「短」。人物性格描寫模糊，距實際生活太遠，意味過於的深奧（？），色情誘惑的叙述，這都是普遍的病象，近於傳奇小說（Romance）可是不澈底，是介乎真實與傳奇二者之間的。但是

只取了傳奇小說的羅曼主義（Romanticism），而忽略了傳奇的「真美」，及作者自己的人生觀，理想觀；採取了寫實主義的平鋪直叙，忽略了人物性格的寫實，流於因襲的感情，理想主義，感傷主義，實生活體驗膚淺，材料瑣碎，範圍窄狹。

我們向樂觀的一方面看，目前中國文學最發達的是小說，而且繼續比詩歌，戲劇都好，讀者對小說的認識也比較深刻，於是小說的閱讀普遍於知識界，這都是很值得我們喜歡的现象。

六、補白文學。

散文，小品，隨筆雜感報告文學等，現在很為流行，它們有特殊的風格，獨立的地位。可是一般人對之缺乏正確的認識，被當做補白文章。其實在西洋小品散文與戲曲，小說站在同樣的地位。散文是詩與哲學的結合，小品文用即興之筆，寫感慨，幽默，偶而也有小的道理。可是現在的散文缺乏詩意與正確的見解，小品則無萬永永深長的内容。報章雜誌方面也沒有看重這類東西，於是真正的成了「補白文學」！

七、翻譯文學。

翻譯的文字，如今彷彿也樹立了獨立的風格，翻譯的信條是：信，達，雅三件。外國文與中國文，文法方有很大的區別；因而直譯的作品詞句即令人頭痛，意譯的又失却了原書的節調，而感到的枯澀。翻譯的人也負責任的草率從事，於是很難見到合乎信，達，雅標準的文章。

八、色情的誘惑。

色情的描寫並不見得就失卻美，可是現在作品中充滿着「色氣」，因為創作者未曾超越了倫理觀，於是會令人起一種淫濫感。頑固俗常現在的詩，小說等，都是一種「海盜海淫」的玩意兒。雖然我們相信藝術至上，對這種狹義的道德觀不足介意，可是用理智來想一下，現在的許多作品，是否為肉慾的描寫？是否已離開了藝術的美！對一般讀者是否為色情的誘惑？

文藝作品的取材，雖多為戀愛，然而不能忘掉藝術的美。紅樓夢全是寫個人的戀愛故事，可是並不讓人起淫穢之感。

藝術和實際生活有個相當的「距離」把物和我關係由實用的變為欣賞的。現在我們文壇上的諸位作家的通病就是不能在我和物間留出一「距離」來。把藝術的美境描寫得太實際了！成為肉慾，感情的寫真！

九、為文而造情。

劉勰說：「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現在的作家，多半是為文而造情。無名的不說，有點名兒的作家們，都是等到刊物的編輯去作上幾個揖，才在應酬敷衍的態度下，寫了些東西，刊物就如獲珍寶的付印了。當場等待拿稿子，當時現擴，所以出品十九是「無病呻吟」！

十、批評的態度問題。

這裏談談批評界，內中也包括了欣賞者，因為欣賞也可以是批評。批評在古來的用途是：吹毛求疵，稱贊，判斷，比較及分類，鑑賞，等意義。批評的功用，我們可以簡略的說是負責鑑賞文藝之責，指示領導作家創作的謬誤及途徑，教示作者讀者文學作品的優劣。所以批評者所負的責任比創作者更重大，所以應該慎重從事。

現階級批評界是怎樣的情形呢？有的抱了不得罪人的主義，做和事老，決不指摘誰的作品的弊病。——縱然是他以為應該做的。有的感情用事，合於自己的意的，或自己的朋友，則給予好評，對他人則竭力吹毛求疵；有的態度缺乏慎重，對作品不深刻研究，即隨意批評，再不就是對於名家作家竭力捧臭腳。無名作家則想打入十八層地獄。批評就包括了欣賞，可是我對大多數讀者的意見是，太淺薄，趣味太低級了一些！

告訴小姊妹們

第一次的寫作研究會

冷儀

下次——話劇研究會，體育會
日期——二月八日下午準新三期

參加寫作研究會的會員，原有三十三位，但結果到會的人數僅有二十一位。

前三時開會了。首由我講述：

●「我的寫作經過及向姊妹們進一言」

是環境使得我愛好文藝，從七歲入家塾，奠定了國文根基，中學時代，每次作文，除文言文外，都超過五十字，同學們常常會問我：「喂，還回作了多少篇？」可見我那時對於作文的興趣是多麼濃厚。最奇怪的是：我喜歡寫理論文。很少寫抒情文及寫景文。及至入了大學以後，反而感到文思滯澀。雖然很想寫，但是提起筆來，不知寫什麼好，內心是非常懊喪。先生鼓勵我說：「還是你的文章進步的象徵，因為你知道了注意寫文章應守的條件，由於你顧忌到怕寫壞了，在求全的範圍之下，你的文思並不滯澀，而是你慎重你的文章了！以後，到要放開胆量寫。」因此稿，我又放開胆量的寫起新文藝來，偶而也投投稿。

後來因為喜愛詩詞，有兩年的光陰，都放到研討詩詞裏，直到吾友創辦的時候，我才又重拾起寫新文藝的筆調來。

關於我寫文章，我自己還滿意的地方是組織尚稱完善。我的胆子大，不怕人給我壞的批評。還有，由於寫文章我的精神似得到很大的安慰。而最使我不滿意的，就是欠曲折的美，由此我可以說打算寫作，必須具有三個特點：
1.經驗——經驗是最要緊的一個條件，沒有經驗的人，絕對寫不出好文章來，也正如一個人

沒到過天橋，總決不能寫出天橋的美來。我的文章曲折的美，也就是因為缺乏豐富的經驗。

2.學識——一個人活動的範圍有限，不能事事都身臨其境的去嚐試，那麼只有由書本去尋求偷取別人的好句子。我的文藝裏，常常有從詞裏偷來的句子，例如我在「迎春」第三十二期本刊中有幾句「……望斷遙遠的青山翠樹，我恨不能走遍天涯，去尋覓我的春啊！但是何處是天涯？你又在天涯的何處呢？……」這便是由詞中的「望斷天涯路」變化來的。所以我們應該多讀書，但是所讀的書必求其能消化，也就是每讀一書，必對其書有深刻的了解，然後才能變化成爲自己寫出來的好句子。

3.天才——舉凡各種學科都需要天才，輔佐研討，當然寫作也不能例外。我們試看天才愈高的人所寫出來的文章愈顯得瀟灑自然，反之，就顯得平實無奇。天才固屬先天賦與，然而也可以磨練出來，就是常寫，那麼也可以磨練出小的聰明來。

我相信每個人都是有天才的，不過因爲個人的嗜好不同，所以研究國文的人便認爲自己對於理科的天才差些，其實是不然的，最要緊的是我誤認自己沒有天才，而灰心上進，以致一無所成，這一點，我是特別提醒諸位姊妹們的，就希望諸位姊妹們，若是愛好文藝的話，就放開胆量去寫，妳所以不敢寫，就是怕別人給你一個壞的批評，怪難爲情的。這樣，妳便錯了，我們寫文章須要人們給我們一個壞批評，才能有以改善，否則，一個人，圍圍吞吞的寫下去，怎能進步呢？所以我們須要胆大。

我們現在有寫作研究會，希望大家能夠利用這個機會，大家努力寫作，互相研討，大膽的寫，大膽的給批評，這才合乎寫作研究會的宗旨，也不枉我們把寶貴的光陰消耗在這個會裏。以後，諸位姊妹有所問詢，便請提出，我一定盡我所知幫忙諸位。

由於寫作研究會參加的會員特別多，我願向會員的進一言：

●「專門寫作不是一個正當的出路」

由於我說沒有經驗事實，寫不出好文章而惹起來和諸位應提到這層。我們知道人生是求美滿的。誰不願過幸福日子呢，但是，我們看一看過去的女作家們，十九有着悲苦，多難的遭遇，像冰心女士上可以說是一個幸福的女作家，但是我們試比較翻閱一下她的和蘆隱的作品，是誰的作品感人至深，有價值，就可想到她們的環境的優劣了。更由於度着婚後平淡而安逸生活的冰心女士，簡直看不到她的作品看來，我們不可以斷言的說：「平凡的環境裏，是不會產生出非凡的人的。」就以我個人說，我每次寫一篇悲感的文章，我必定要把我的心情壓迫到非常惡劣。有時我會感而落淚，此外有許多損傷健康的例子，例如我思想過度而致失眠傷腦等是。

假使我們希望將來是一個女作家，藉以自立的，告訴諸位，有數的稿費，是絕對不夠維持個人生活的。若是一個專門職業，而以寫稿爲消遣，到也未爲不可。

總之，假使諸位承認具有上述的三個特點：天才、學識與經驗，再加以濃厚的愛好，那麼儘管去找女作家的頭銜；否則，我們應有的事業很多，何必專戀一個專門職業呢？我們健康，並不足使我們自立的女作家的虛名呢？假使你們還不討厭理科的話何妨在中學時代就立定了學醫的志向，將來的出路是比較有把握的多，我自己就深悔我沒

如假

子孩女是我：子孩男是我

有學醫。在這裏希望姊妹們不要錯會我的意思，我不是說姊妹根本不可以愛文學，而是提醒大家竭力避免上述的弊病，我是本著見到一點弊病就立刻獻給諸位，當然我是在熱望著我們的寫作研究會將來產生出幾位女作家來。我今天的話是毫無頭緒的和姊妹們談話，假使諸位有什麼問題

「從事軍人生活之後，

我要遨遊四海！」

華芳。

「不幸生為女兒身這句話，實在，無論已如何解脫開了，但是我仍免不掉憤恨與不平。當我獨坐靜思的時候，我想假若我是個男孩子，哈！多麼痛快的一件事！好像在我的雙肩就生出了一對翅膀，於是我便走入幻想的國度中。

幼小的時候，我不像一般孩子們一樣，彈球啊、抖空竹啊、放風箏等等，我要玩的是些小刀、小槍、小劍、飛機模型一類的東西。我要把每一物品玩得非常純熟。在小學中我很用功，不貪玩。到了中學，我努力充實自己一切普通的學識：課本，我不像一般小兄弟們一樣，去公園、電影院、戲劇場游泳、滑冰、爬山。此外我

可以提出討論。以後我們就互相看姊妹們寫稿子，因為是初次的原由，大家都不好意思大膽的批評，希望以後我們不再有這種現象。我們又決定了下次的寫作題目：「現時代的女性！」「春節雜感」，在這兩個題目之外，也可以自己隨便出題。我們又

還唱些雄偉悲壯的歌曲，或與數位知友促膝談心，彼此互相勸勉激勵，各述自己的前途抱負及志願。至於女友，我對她們和對我的男友一樣，我不漫談戀愛，但是我會選擇一個我理想中的女子作我未來的妻。她要有學識、聰明、智慧、美麗、幽靜、溫柔、有一副美妙的聲音，會唱動人的歌曲，她是愛我的人，我也盡我的所有去摯愛她。中學畢業後，我一定去尋找所要入的學校：軍官學校。於是我開始從事過著軍人的生活，穿軍服，戴軍帽，佩徽章，騎馬，多麼值得贊揚的裝束！我變得更堅忍而耐苦了。

在暮年，我便告退了。我要去遨遊四海，遍遊我所能去的地方。我要考察各國民情、風俗、學術、思想，於是我又成為博識廣覽的人。我想……一直的想，想到我自幻夢裏醒來的時候，我覺到我不然是一個女兒身，一切的計畫都給我推翻了。

華芳女士：

假如她是男孩子，那麼我也可能有的是男孩子，那麼，咱們哥兒倆一定會攜起手來，因為讀過妳的大作，我也頗有同感啊！

「我希望嫁給麻面

或是不全的丈夫」

喻善可。

我想，假如把我的頭髮拉長了！把短的衣服改變了！再把鞋的後跟加高了！……也能加入了她們的隊伍，和他們同樣的快樂！

玩了兩個遊戲；藝術家和妙策，末了老翹還吹噓了聲寶粥的。大家笑的眼淚都出來了，時鐘已然六鐘半便於是歡笑聲中散會了。

下次是話劇研究會和體育會同日舉行，希望參加這兩個會的會員們準時出席，恕不另發通知。真的，姊妹們，大考已畢，來許散舒姊妹們的關心吧！

我真的是個女孩子時，我小的時候和人說話絕不臉紅！等到年齡大了，懂得了「愛」的時候，我也要十分小心！可是我交男朋友，也絕不和表兄弟談情；我聽父母的命令，從媒妁的語言，而且還希望嫁個個個或是不全的丈夫！這樣，我再把終身的愛移給他，來補足他的痛苦！但是我若真這樣做了也許會遇到姊妹們的議論！但是我不管那些，因為我認為一個小白臉是不會有良心存在的！

雖然嫁到了丈夫，我也決不回到廚房去，我不是怕孩子們吵鬧，煤氣的臭味，我想跑到世界的社會裏去喊！喊醒每一個在沉醉著的姊妹！這樣才能使我快樂！

如果我累了！我也會休息，可是我不到戲院去捧角，我也不去電影院去看那說着洋話的活像片！閱了我寫字，讀書，或者約請幾個同志賭博。雖然是無意義的，但是也許會增加有趣的知識。如果知識够了！我也想做個女教員，可是我專教女學生，因為我相信我和女生在一起能夠容易的互相了解。

（評語）喻善可君「認為一個小白臉是不會有良心存在的」，所以「嫁給一個麻面或是不全的丈夫」。這倒不是穩健打法的說，小白臉，當不振笑話，更不便說，實在是個不健全的丈夫！試問誰有緣給一個不健全的丈夫！除非離自己是不全的？（友！





你怕鬼麼？

對於「鬼」與「怕鬼」的解釋

· 宋景 ·

鬼，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毛骨悚然的字！小孩子們——尤其是我們中國孩子——幾乎沒有一個不怕鬼的，嚇得地往也就怕起黑暗來。甚至大人們，只要一想到夜間在一個墳園子裏獨自露宿的情形，恐怕也很少有不自覺地毛髮豎立渾身起粟的吧！當嚴冬的夜晚，幾個熟朋友湊在一起圍爐

象，毫沒有什麼鬼怪在那裏作祟。不過，由於傳統的懼怕，一個人遇到起屍的情形，沒有不嚇得急跑的，殊不知急跑起來反而更吸引屍體，有如被它追趕的樣子。

遺興促膝談心的時候，如果其中有個人忽然講一點鬼故事，便會招惹得大家不顧相繼而同時又極感興趣地傾聽着，甚或過着個胆小的，也許還會說出一句「別講了，我還得回家呢！」之類的話，引得大家一陣發笑。

許屍毫無疑問地是一種物理現象，只不過我們對它的懼怕很深不易免除罷了。其次說到平常最能煽惑人的一種鬼魅現象，也就是許多人因之不敢不疑到「鬼也許有」的一種現象。這類情形很多，舉例來說，譬如一個女僕說她在一大宅裏，黃昏時看到一個人影徘徊在海棠樹下。先不要讓這種聲言引起你對那些筆記小說中很帶詩意的女鬼的聯想，要知道這類現象也完全有確鑿的科學根據的。一個正常人的眼睛，若稍稍與黑暗適應(Adaptation)後，忽然在前面閃過一片時間短促的弱光，就會起一種後像(Afterimage)，亦即一種見光後眼睛上所起的主觀現象，在這種情形下為一團黑影，或者是在黑暗中剛才才見過的事物相類似的形像。這在心理學上稱為再起視覺(Recurrent vision)。在黃昏時候，眼睛即是半適應於黑暗的，若從有燈光的屋中走出來，把眼睛向黑暗的樹蔭下看，不就正適於引起這種再

浪漫情景吧！我們這裏要說一說鬼——傳說中或經驗中的各種的鬼——的來歷，也就是，這各種的鬼到底是怎麼回事，要怎樣解釋才科學化才合理。下面便分為數種——討論。

起視覺嗎？何況那時出來的人又是個疑神疑鬼的老嫗樣呢？心裏已經有了恐懼與疑惑，眼睛再碰上些探索迷離的主觀現象，要添枝添葉造成一種鬼魅出現的故事，還不是件極自然極容易的事嗎？

好了，且讓我們暫時忘掉這些文學味很足的浪漫情景吧！我們這裏要說一說鬼——傳說中或經驗中的各種的鬼——的來歷，也就是，這各種的鬼到底是怎麼回事，要怎樣解釋才科學化才合理。下面便分為數種——討論。

第一先說傳說中最常提到的「詐屍」。這種所謂詐屍——也就是屍體起走——其實不與平常所說的鬼的觀念相合。因為屍體起走不是純粹關於「鬼魂」的事。然而這種情形倒是確實有的，原因就是一種靜電感應的關係。譬如一隻貓——可以算是個帶電體——從屍牀下面跑過，由於靜電感應的關係，那距離很近的屍體，便會忽地一下起來。同樣，屍體迫人，也是由靜電感應生相反的電荷因而互相吸引的原故。這完全是物理現

？所以平常由於所謂「眼障」而見神見鬼，大半都是一種再起視覺。
第三說到附體的故。這類故事種類也相當繁複，有的是狐仙附體，有的是別種靈物仙童附體，還有死去的人們或些個不知名的靈怪附體。這些種情形也是在一般人們口中最為流行而且也最被信鬼的人引為確鑿的證據的。其實這純粹是一種精神病的現象，毫無什麼玄妙奇奧在裏面。現代精神病的發達，使我們對於許多奇怪的現象有了相當的瞭解與解釋，迷信的觀念也可藉以打破些。有一種精神病叫做歇斯的里亞(Hysteria)，其詳細情形及學理等此處不能細說，它所包括的病徵非常繁複。其中有些是當犯病時便大哭大笑，或是帶宗教意味地作一個悲壯的犧牲，或是起癲癇症(Epilepsy)，如把病人膝膊舉起，便老停在那裏不下來或頭、眼根本不能動轉等，有些是失神，同時做出許多自己醒來以後滿不能記起的事，還有些生了許多下意識的動作(肌肉自動)如自動書寫。總之，在歇斯的里亞的犯病時，許許多多感情的奇怪變化以及我們所想像不到的怪現象都往往會生出來。心理學者費射(H. S. H.)說：「我們可以說差不多所有這些證據(歇斯的里亞病徵)都證明了巫祝(神鬼附體)，靈魂現象以及與死人幽靈交通等概括來說都屬於歇斯的里亞的心理學。」這樣看來，我們平常彼此口傳的或筆記中所載的那些鬼怪附體的故事實多是精神病的現象加上些傳染與附體而成的。尤其是中國一般民衆，心裏對「撞客」「過陰」有很深的傳統觀念，得病時更容易不知不覺地受了這種觀念的暗示而做出那些靈的言語行動來。
以上所說，或是物理現象，或是心理現象，或是疾病現象，不幸都被誤認為鬼怪了。最後，我們還必須提到有許多鬼怪的故事或聽見怪聲等情形，是出於誤會與附體。一個朋友在日本某地學音樂，一夜，那是夏天，穿過一帶僻靜的森林回旅店，忽然聽到身旁有氣息，用手一摸，摸着一片濕涼的髮絲，同時聽到一聲銳喊，嚇得他一

學府風光

禿先生 之斤

禿先生名聲之所以不傳揚中外，只因爲是私立中學的人物，所謂爲大洋數十元而鞠躬盡瘁的教育家，並且是沒有準地盤，今年在甲校，明年在乙校，奔東跑西，趕南走北，在城裏把街巷走熟了，一大半不信且舉個極不恰當的例子，如果禿先生假若賃了三輪車拉客，準是有名便知的標準案內員。

暑假了，禿先生有點着念，私蓄雖是有些，但是下學期如何？偏生禿先生又不信算命占卜，也不信那外國相面的預知術，同時面皮又嫩，胆子也小，不敢去見校長先生

，作次全面的談判，只好運用點腦筋，自己想想理之當有，事之可無的狀況。

想而又想，好幾十天，禿先生有點兒沈不住氣，按說自己是對學生們客氣沈沈，用盡心力的講解，並沒出過一絲差錯，不過校長和同事却常說自己太沒威風，未免學生或許不肯用功，可是管嚴了呢，學生大爺一頭疼，趕緊轉學，校長肚子一發疼，可又是完事大吉。

沒主意的禿先生，忍不住這種刺激，乾脆玩玩解解悶，恰好又碰上教務先生挽着女人的臂膀，見了他臉也不睬的談笑自若，禿先生不亞受了晴天霹靂，立刻反身後轉，

飛也似的回了家。嗚呀！教務主任不理他啦，要壞，飯碗要飛，得趕緊注意。

禿先生又從家裏出來，拜訪同事，探聽消息，天兒挺涼快的，誰不出去玩玩，不過禿先生碰了幾次壁。「您貴姓，他不在家」的回覆，使禿先生轉想到一定是別人得了信息，不願理他，氣得禿先生兩眼發直，心想世態炎涼，可憐自己落到這種地步。

禿先生走酸了兩腿，進了一位同事的門，人家看他面容焦黃，氣喘喉念，兩眼睛咕咕噥噥的，當作犯了什麼病，只好敷衍對付，煙茶之下，繼以聊天，可是談到學校，

該風却又轉向別處，禿先生頭上的汗珠黃豆般落下來，越煽扇子越流得多。

門環又響了，同事走到外邊接進一份聘書，笑嘻嘻的給禿先生看，禿先生乍視之下，原來就是本校所發，心理悲痛，大約自己是沒希望了，一面注視着那鮮紅的校章，蔚藍的校長簽字，汗也沒啦，只覺遍體涼氣上升，說了聲：「打擾，慌慌蕩蕩的出了門。」

滿街走着紅男綠女，雖則禿先生還沒有拉腕，他也無心注目，自怨自艾，有氣沒力的往家走，心裏是油煎火燙一般，該做什麼事呢？拉車怕熱人笑話，做苦力別人不要，拿廣告應徵怕不中用，做小買賣，少資本也缺經驗，禿先生左思右想，進了屋門，幾乎同衣架撞個滿懷。

國術堂上

· 阜方 ·

本來學生們對於國術的愛好，熱度便不高，先生又是一位一九二〇式的人物，大概除了練拳以外，文理上不免比較稀鬆，而一九四一年的學生們，腦筋極其聰明，尤其是中學的學生，對於適應先生，都很富於經驗。在國術先生正發着閱君之威時，學生還用藝術眼光去向他審美，頗有特殊才能的同學們，很能使這較比乾燥的國術堂，變得活潑生動。

隊站好了，先生拿着點名冊子，這是最精彩一幕。同學們隨着班長的聲浪，行了一個自由式的禮兒。「報數」！一個急促的聲浪鑽入同學們的耳中。「一、二、三……」，在這長長的樂譜中，節奏煞是融恰可聽，接着，先生點名了。其速度與初中學生預習英語，現拼生字差不多：「張×，王××……」很清楚的，高高的聲音，常常使同學們不約而同的大笑起來，他念出的名字，能讓全班的人都不知道是誰。實在呢？這樣的事，發生於教國術的先生，並不希奇，至少因為他致力於這個，沒功夫注重別的，教國文的老先生們，不一定能練一趙拳啊！

行伍分好了，先生一手，一式的教導着，同學們小心的隨着練，姿態都很美，足以代表每個人的個性，先生的姿勢倒是棒，燦爛的目光，靈活的四肢，真够味兒！雖然不見得穩如泰山；輕似鴻毛，但也有刀槍不入之勢，若是嚴起架來，恐怕九個國文教員也不成！

練到一個相當的時間，少停，走走常步，這是我輩佩服先生的，很合乎生理衛生，雖然口令同學們都努力得很疲勞，給一個調濟，雖然口令很不平凡，然而却足以支配這S隊形。於是大家聊個天兒，很可以安撫安撫肚子的吼叫，但是這不能不使我一煩，爲了節省費用，早點便發憤不食，好容易到了打完下課鐘，所學的招兒，早已打入冷宮，趕緊用百獸的速度，跑出了校門，出去吃飯。

(師大男附中)

天色黑了，外面有人叫門，禿先生猛然想起沒準兒是房東催搬家，真是禍不單行，只好三腳兩步跑出去，趕情有個人向他鞠躬，白晃晃的給他一個大信封，禿先生呆了，還不明上面寫着「聘書一件」嗎？扯開信封，一般無二印章簽字，再留神一瞥，初高中都有鐘點放在嘴裏一咬，聽差嚇得騎車就跑，心裏直嘖嘖，趕情禿先生是瘋子呀！

問死了

麗麗

白里梅太太乘了輪船從天津到青島去，這是她平生第一次從內地出來，也是平生第一次坐船。

船開了的時候，她轉過臉來問這船的船長道：

「對不起，您是這船上的經理嗎？」

「經理？不，經理到處都有，可是在船上。」

「那麼你是甚麼呢？」

「船長。」

「噢，原來如此，你說，船長先生，你的職業不是很可怕嗎？」

「不可怕，有甚麼可怕，這和做別的事情不是一樣的嗎？」

「那麼船走在半路上遇見了風浪你完全不怕嗎？」

「不過無論如何現在是並沒有風浪呀！」

「船這樣的搖動不使你神經不安嗎？」

「不，我早就習慣了。」

「船長先生，船上有大夫沒有？」

「上哪兒去的大夫？」

「不是，我是說要是有人暈船的話，總得有個大夫才行。」

「就因為這點風浪？不，暈船用不着大夫治，牠會自己好的。」

「噢，你看那兒有那麼多的船！你說，船長先生，那都是中國的船嗎？」

「不。」

「可是上頭插着中國的旗子哩！」

「這船是到上海去的。」

「你怎麼知道？」

「從桅竿上的旗子。」

「可是後邊還有一個呢？」

「那是日本的旗呀！」

「所以也是一個日本船。」

「對了。」

「你知道他的名字嗎？」

「那是大阪丸。」

「噢，看那兒有那麼多大房子，是已經到了青島了嗎？」

「還早哩，這裏還沒出大港口。」

「請原諒，船長先生，我很想將來寫一張明信片給你。」

「徵友信集」指導你怎樣去獲得未相識朋友的友情
「徵友信集」告訴你怎樣和未相識的男女朋友通信

「你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我叫李海清。」

「甚麼，李海清？我想起來了，那我早就知道好了，我的兒子很知道你，他去年夏天從天津到青島去，就常常說起有一個船長叫做李海清。」

「那不是我，是我的堂兄。」

「那麼他現在不航海了嗎？」

「不航了。」

「那他現在幹甚麼了？」

「他已經不在了了。」

「啊，真是精怪！他甚麼時候死去的？」

「去年秋天。」

「多可惜！他是怎麼死的呢？」

「唉，一個乘船的女人，客人把他給問死了。」



徵友信集

從千餘封徵友信中，選出了這最精華的一部份！有熱情，有真誠，有坦白的自訴，有友情的安慰和學識的砥礪！是一部最適合需要的，時代的新穎讀物！

每冊售價一元外埠另加郵一角分七

各書店及報販均有代售

吾友報社發行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洋車夫的日記

白子

十一月二十五日晴

謝謝老天爺今天會沒有颶風。媳婦與孩子還都在睡着，我却老早的就睜開了眼。屋中黑黑的，只有破爐子上放着的半滅的油燈，發着一點火光。油已經燃乾了，燒得燈焰突突的直跳。屋中是冷清的，不用說外邊是更冷，教我還沒有棉衣的人怎樣出去，不出去，早晚又沒有章程，唉！窮人還活甚麼？這簡直是受罪！

十一月二十六日晴

剛起來，孩子就哭，其實也難說，誰叫昨天晚上沒有飽飯給他們吃呢！近來我簡直連這幾個孩子成了眼中釘。小米粥賣到兩毛錢一斤，一頓飯得吃五斤半，真難媽的愈窮吃得愈多，拉一趙前門給一毛錢，一趙天橋給三毛錢，一元錢我得起多少里地？五斤半麵我得出多少汗？

十一月二十七日晴

老天爺又在和窮人作對了。早晨起來大孩子檢了兩筆煤核，才生着了火，屋外是颶風狂人的狂風，不用說是拉着車，就是單人也沒法走，肚中又在咕嚕嚕的叫了。

真是愈窮愈倒霉，就拿三輪車說吧！我總學不會，騎了牠不走，走了我又不敢騎。下午風小了些，無精打彩的拉着車出去，街上行人太少了，也算好，遇見一個闊大爺，一個穿着毛茸茸衣服的女人，她真闊，手中拿着一個又古又厚的皮包，上了我的車，「拉我到××胡同」，我快跑，我跑到好主顧了，到了××胡同後，我才知道她是××，也和我一樣，也是一個窮光旦，她沒車錢，皮包內滿是手紙，今天我沒白活，我發現了太太，皮包內裝着手紙的太太！

My Friend

Her Last Half-Crown

John Brown

Hugh Miller, the geologist, journalist, and man of genius, was sitting in his newspaper office late one dreary winter night. The clerks had all left, and he was preparing to go, when a quick rap came to the door. He said "Come in," and, looking towards the entrance, saw a little ragged child all wet with sleet, "Are ye Hugh Miller?" "Yes," "Mary Duff wants ye." "What does she want?" "She is deein," Some misty recollection of the name made him at once set out, and with his well-known plaid and stick, he was soon striding after the child who trotted through the now deserted High Street, into the Canongate. By the time he got to the Old Playhouse Close, Hugh had revived his memory of Mary Duff; a lively girl who had been bred up beside him in Cromarty. The last time he had seen her was at a brother mason's marriage, where Mary was best maid, and he best man. He seemed still to see her bright young careless face, her tidy shortgown, and her dark eyes, and to hear her bantering, merry tongue.

Down the close went the ragged little woman, and up on outside stair, Hugh keeping near her with difficulty; in the passage she held out her hand and touched him: taking it in his great palm, he felt that she wanted a thumb. Finding her way like a cat through the darkness, she opened a door, and saying, "That's her!" vanished. By the light of a dying fire he saw lying in the corner of the large empty room something like a woman's clothes, and on drawing nearer became aware of a thin pale face and two dark eyes looking keenly but helplessly up at him. The eyes were plainly Mary Duff's, though he could recognize no other feature. She went silently, gazing steadily at him. "Are you Mary Duff?" "It's a' that so' o' me, Hugh!" She then tried to speak to him something plainly of great urgency, but she couldn't; and seeing that she was very ill, and was making herself worse, he put half-a-crown into her feverish hand, and said he would call again in the morning. He could get no information about her from the neighbours: they were surly or asleep.

When he returned next morning, the little girl met him at the stairhead, and said, "She's dead." He went in and found that it was true; there she lay, the fire out, her face placid, and the likeness to her maiden self restored. Hugh thought he would have known her now, even with those bright black eyes closed as they were, in aeternum.

Seeking out a neighbour, he said he would like to bury Mary Duff, and arranged for the funeral with an undertaker in the close. Little seemed to be known of the poor outcast except that she was a "licht," or, as Solomon had have said, a "strange woman" "Did she drink?" "Whiles." (To be continued)

Half-crown 半克朗，英國銀幣名，價值兩先令六辨士；ye, you 之俗語；deein = dying 倫敦土話；High Street 驚鬧街道；it's a' that so' o' me = It's all that soul of me; aeternum 拉丁字，相當英文之 eternity; licht 德文，相當英文之 light, 此處指 light woman 即妓女之意；strange woman 娼妓。

最後的半克郎

燕之譯註

修治·彌勒爾是一位地質學家，新聞記者，並且是一位天才家，一個淒涼的冬日深夜，他正坐在他的報館辦公室裏，書記們都已走淨，他也正在預備走開，這時門外忽然有一陣急迫的敲門聲，他說了一聲「請進」，接着看見門開處，一個衣服襤褸雨雪滿身的小孩走了進來。「您是修治·彌勒爾先生嗎？」「是！」「瑪麗道夫要您去呢。」「她要我作什麼？」「她快要死了。」這個名字所給他的的一些模糊記憶使他立刻動身了。他穿着他那著名的方格呢外衣，拿了手杖，立刻大踏步跟了那孩子疾速穿過暫時寂寞下來的繁華街道，走進康諾赫特。當修治到達老戲院胡同的時候，他已經回憶瑪麗道夫；她是一個活潑的女孩子，當他在穿那馬爾底時在他身旁長大起來的。他最後一次看見她是在一位互助團員的婚禮中。那時瑪麗作伴娘，他作伴郎。他好像還看得見她那副明亮年青而又無憂無慮的臉兒，整齊的短裙，和她那一雙黑色的眼睛，並且聽得見她那歡談快樂的言語。

這襤褸的小女孩一直進了這條小巷，走上一座臨街的樓梯，修治很困難地緊隨了她；到了過道裏她伸出一隻手來摸他；他把她的手握在他的大手掌中，他發覺她缺少一個大姆指。她在黑暗中像一隻貓似的摸索着道路。打開了一扇門說道：「那就是她！」便不見了。藉着一絲快要滅的火，他看見好像一件女人衣服似的東西臥在這間大而空闊的屋子一個角落裏。等他移近一點才看出一副瘦弱蒼白的臉，和一雙黑眼睛銳利而無善的仰視着他。雖然他認不出其他特別特徵，但這兩隻眼睛確實是瑪麗道夫的。她默默地流着淚，不動地注視着他。「你是瑪麗道夫嗎？」「那正是我，修治。」她想同他說話，顯然是很急切的話，但是她說不出來；他看她的病得很重，這樣一來使她愈發加重，於是便在她燒得很熱的手中放進半個克郎，並且告訴她明天他還來。他不能從他的鄰居中打聽出她一點消息來：他們有的不認識他，有的已經熟睡了。

第二天早晨他又來了，那小女孩在樓梯頭上遇到他說道：「她死了。」也走進去發現了她的話不錯；她躺在那裏，爐火已熄，她的臉很平和，回復了原來少女的面貌，修治想假如她昨天和現在一樣，他一定能認識她，雖然那兩隻黑亮的眼睛永遠像現在這樣地緊閉着。

他找到了一位鄰居，說明願意埋葬瑪麗道夫，並和同巷裏的一個承辦喪喪者安排她的喪儀。關於這位可憐的流浪者的事情很少有人知道，只知道她是一個「神女」，假如所羅門在世一定叫她作「奇異女人」。「她吃酒嗎？」「有時吃的。」 (未完)

友が我

月光の曲

(一)

ドイツの有名な音楽家ベートーベンがまだ若い時分のことであった。月のさえた冬の夜、友人と二人町へ散歩に出て、薄暗い小路を通り、或る小さいみすばらしい家の前まで来ると、中からピアノの音が聞える。「あ、あれは僕の作った曲だ。聴き給へ。なかくらまいではなつか。」彼は突然からいつて足を止めた。

二人は戸外にたたずんでしばらく耳をすましてゐたが、やがてピアノの音はたとと止んで。

「兄さん、まあ、何といふよい曲なんぞせら。私にはもらとしてもひきません。ほんたうに一度でもよいから、演奏會へ行つて聴いてみたい。」と、情ないやらにいつてゐるのは若い女の聲である。

「そんなことをいつたつて仕方がない。家賃さへも拂へない今の身の上ではないか。」と兄の聲。

「はいいつてみよう。さうして一曲ひいてやらう。」

ベートーベンは急に戸をあけてはいつて行つた。友人も續いてないつた。薄暗い蠟燭の火のもとで、色の青い元氣のなまさらな若い男が靴を縫つてゐる。其のそばにある舊式のピアノによりかゝつてゐるのは妹であらう。二人は不意の來客にさも驚いたらしい様子。

「御免下さい。私は音楽家ですが、面白さにつり込まれて参りました。」とベートーベンがいつた。妹の顔はさつと赤くなつた。兄はむつとりとしてやや當惑の體である。

ベートーベンも我ながら餘りだしぬけだと思つたらしく、口ごもりながら。「實はその、今ちよつと門口で聞いたのですが——あなたは演奏會へ行つてみたいとかいふお話をしたね。まあ一曲ひか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せう。」

其の言方が如何にもかしかつたので、言つた者も聞いた者も思はずにつこりした。「有難うございます。しかし誠に粗末なピアノで。それに樂譜もございませんが。」と兄がいふ。

月光曲

(一) 劉風蔭譯

這是德國著名音樂家貝多芬，還在年青時候的事。

在月光皎潔的冬夜，朋友和他兩個人到街上散步，穿過了一個昏暗的小弄，走到一個小而敞開的小屋前面，從裏面傳出來了鋼琴的聲音。

「啊！那是我作的曲子，聽，不是很好的麼？」

他突然地這樣說着，就站住了。

兩個人佇立在門外，靜聽了一會，不久突然一下，鋼琴的聲音就停止了。

「啊，哥哥這是多麼好的曲子呀！我是怎麼也彈不好。真的上演奏會聽聽去吧！那怕一次呢！」

這樣嘆息似的說着的，是年青女子的聲音。

「雖然那麼說可是不行。我們不是連房租都給不了的麼？」是哥哥的聲音。

「進去看看，給他們彈一曲吧！」

貝多芬立刻推開了門進去了。朋友也隨着進去了。在暗淡的燭光下面，有一個面容菜色，似乎沒有精神的青年正在縫鞋。在旁邊放着的舊式鋼琴旁凭着的大概是妹妹吧！因為意外的來客兩個人都現出很驚訝的樣子。

「對不起得很，我是音樂家，因為自己的嗜好所以不覺的就走進來了。」

貝多芬這樣地說着。妹妹的臉突然紅了。哥哥一言不發地現出不知怎樣好了的樣子。

貝多芬自己也好像覺着很唐突的樣子，吶吶地說道：「本來呀！剛才在門口聽見的——您不是說要上演奏會去聽一聽去麼？我現在給您彈一曲吧！」

這樣的說法是多麼的可笑，所以說的人聽的人都不期然的發笑了。

「多謝多謝，但是這鋼琴實在是簡陋得很，並且連樂譜也沒有……」哥哥這樣的說着。

文潮

在黑暗世界裏，度着黑暗生活的人們，清醒了吧！

古寺裏

·昌年·

一個隆冬的晚上，嚴寒的西北風，像遊子般吹着淒涼的口哨；天際像撒下一片黑黝的大網，籠罩着這廣漠的大地，偶然間，也飄下幾片柳絮般的雪花。

郊野裏，有一座被羣羣秃樹圍作着的古寺，頹垣破壁間，隱隱約約地透出一些閃爍的火光，映射在禿樹的枝幹上，但，又被西北風吹碎了，散作輕微細沫般的燐點，飄蕩在郊野的一角裏。

忽然狂風又吼的一聲，飛馳了過來，像攪動着無數的猛獸，發散出一陣猶如天崩地裂般的喊號。廟旁疏落的禿樹，完全被嚇得發了抖，戰兢兢地抖擻着它們的身軀，想脫離開泥土的束縛，拔出腳跟向平安境界去。

古寺的大殿裏，却是另外一個世界，佛們像一堆破舊的傢具，擺放在東西的殿角傍，厚密的蛛網，交織成一副靜悄的畫圖，西面的殿角傍，放着一張棕色的佛案，案上凌亂地堆着許多瞎具，堆着一疊疊地錢鈔。案的四周被一羣神氣活現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通。殿中間

，是一堆燃得正熾的乾柴，通紅的火光作着那黑黑的濃煙，真真地向空中爬去。顫抖的火光，映出一羣顫抖着的人們。

「么……」一羣嚴重地聲音，最初是聲高而慢，最後是聲高而音快，像連珠般的蹦了出來，聲調充滿了無限地希望。

「突的，一陣歡樂的高呼，中間還夾着些疏散的掌聲：『哈……哈……紅火燒燻蛋……』（即一點）

「通暗，通暗！快，快……」輪了好久的孫七，正怕輪光了，魔法撈本，好容易贏了一次。
「這又算個么？」老子通暗。
「你的臉上充滿了熱汗，態度却仍然和從前一樣地強硬。他抬起了膀臂，用他那油亮的棉祇袖向額上抹了一次。
「小鬼！你別看咱老子通暗，咱絕不念！看你的！」
「當然，老子來個通吃給你看看！」王小鬼用他那滿是污泥的手，擲了一個五點。
「真不念！比咱老子強的多。」老尙的脖子一伸，腦袋一搖，

神氣怪是的！
「媽的，這又算什麼？待老子來趕。」李老五的眼睛很不經心地向四圍人們瞟了一眼，心說：「你們見過什麼？」
「對！五虎不算大，六虎來勸架。說不定還是報子呢？」王小鬼附和着說。同時他的眼睛也隨着李老五的眼睛，對着大家睨了一眼，嘴撇了一撇，其實他正是護護李老五呢？

「三四五，三四五……媽的：偏偏是二三四，不算！」李老五的眼睛越發地紅得可怕，左手先抓住案上的籌碼，右手向案上一拍，然後又在衆人面前一揮，變成了一隻鐵樣的拳頭。

「媽的！誰敢不服，先嚐嚐老子的拳頭！咱老子說不仗就得不算。」
「不算！哈！哈！不算可得給錢！咱老子見過這個，你趁早別裝孫子。」王小鬼的臉，粉粹得像一個惡鬼。

「拍！一個響亮的聲音，從李老五的手掌上，和王小鬼的臉上發出。『揍你個龜孫子的，誰叫你罵老子。』老子今天教訓教訓你！」李老五的手沒有閒着，嘴也沒有閒着。

「好，我算認識你啦！」王小鬼用他那滿是泥污的左手，撫摸着他那儀容，內心湧出了一堆熱火，他的右手無意中又觸着了隱藏在衣襟下的短刀，他將手伸進衣襟裏面，偷偷地握緊了刀柄。他的眼中又浮出了一座房屋，一堆鈔票，一羣人圍着他寫過割契，他迷惘了，任憑人們的擺佈，等到他離開那羣人的時候，他已經無家可歸了，不過他的口袋裏，比往日多了一捲花綠的鈔票，那捲花綠可憐的鈔票。他的左手從錢上又伸進衣袋裏，他再也摸不到鈔票，他沒有知覺，沒有有知覺，更沒有了眼淚。

「我認識你啦，你認識它嗎？」
「快地，一柄鋒利的短刀，不容李老五絲毫的鬆閃，刺入他的胸膛，一股鮮紅的血液，噴在王小鬼的臉上，衣襟上。
「啊……」李老五沒作任何掙扎，僅僅如此的一喊，便昏沉沉地睡在了佛殿中的磚地上。
「好，殺得痛快！老尙站在旁觀的地位上，伸出了大姆指高喊連聲的稱讚着。

「朋友！是條好漢子可千萬別連累旁人！」孫七的腦海中又映出一副妻兒求食的電影，耳底又彷彿聽到一聲枯瘦孩子的惡號，理智告訴他，不能再關進牢獄裏面去了。

「好漢作事好漢當，馮能連累朋友！來，重新擲，多一個人少一個人，沒有什麼關係。今天老子高興，非賭到天亮不可。」王小鬼不經意地將刀向東殿角一柄，於是東面佛案裏，也會有了一柄殺人的短刀，被一些大慈大悲的佛號聲籠罩着了。

喊聲、笑聲、爭吵聲、什物聲、各個不同的領域內迴轉旋律，在各個不同的領域內閃爍着、威嚇着、繼續着、又恢復了以前的狀態。殿中間那堆乾柴，仍舊要照地燃燒着，通紅的火光，黑黑的濃煙，仍舊在一起翻騰，它們用不同的步伐向半空竄去，古寺外的頹垣破壁間，仍不時地閃爍出一片片火光，傳出了陣陣的嗚嗚嗚聲，在古寺裏。

夢

回

儀冷

夜深了，桌椅發出銀白色的光芒，窗外靜悄悄的，使我感到四周充滿了蕭索的氣氛。我拋開了手中筆，雙手支頤，注視着窗外的天。天，死沉沉的天，沒有生氣的天，為什麼我常常要倚賴天，去支配我人生的一切！

是誰賜給我一份幽鬱的心情？我憎恨冷靜，冷靜會掀起無拘束的幻想來，使我更墜入愁苦的深淵！我喜歡迷途金醉的生活，但我又深知那是不久長

的！我嫌惡冷靜，但我也懼怕狂熱。我喜歡的是溫暖，但是呀，冷靜的世界，冷靜的社會，冷靜的人情，却教我到那裏尋覓安慰這樣久已寒了的心，溫暖去呢！唉！無聊的人生，到是教我到夢中尋覓一絲兒甜蜜去吧！

我緊閉着雙目，小臥在床上，蓋着淺綠色的緞被，被須齊着頸項。死板的軀體，若不是還存着微弱的氣息，誰不說這是爲了別人留下了二十餘年純潔的靈魂，終於回到天國去了，而留下的，一具毫無動人的臭皮囊呢！

於是我幻想到我現在是死了，床前圍着許多疼愛我的人，她們在流着淚，追憶我生前的一切，於是她們爲我的年齡，我的學歷而憐惜，而痛哭！哭的最痛的，還是我的媽媽，她叫着我的乳名，數聲落落的哭；她已經哭的聲嘶力盡，但是她仍撫着我的臉頰，望着我點頭，意思還是在哭！……小屋裏充滿了悲慘的哀聲！

我感覺枕畔冷冰冰的，我活動了，我摸了摸臉頰，不知幾時，由於幻想，我真的流淚了！「真是瘋魔！自尋苦惱麼，睡吧！」我翻了個身，希圖入夢，但是失眠之神又假在我的懷抱裏了，驚醒的我，是無法拒絕他的，於是我坐起來，望了

望窗外，窗外依然是靜得怕人，偶而從遠方過來幾聲犬吠，悵悵的心情被壓迫的更喘不出氣來了。於是我又躺下，頭掌在被裏，漸漸的神志模糊了。

今天，我修飾的彷彿特別美麗，特別潔淨，特別奢華。我順着一條大路，獨自徜徉着，我是走向一個燦爛，熱鬧的花園去遊玩的。是郊外的野風微拂着我的身心，四望無邊際的田園，飽含着農家的妙趣。我感覺到輕鬆、爽快。這條路好像是我專爲我一個開闢的，爲什麼沒有其他的行人呢！我有點兒忍不住遺冷寂，但又向何方去覓同伴呢！走吧！一個人走出來的路，到底比有同伴，勇敢的多！

我走到雙叉路口，便找了個槐蔭下面去休息。我向着前面的兩條路遙盼着；東方的路盡頭，有香氣迷漫半空，我知道這是由那花園中放射出來的，我欣慰着不久我就呼吸到那耐人玩味的花香。北方當盡頭啊，是一座聳立的山峯，有清泉的瀑布聲傳到我的耳鼓，那裏也不錯，但總嫌牠有些超凡凡氣，還是向東方去吧！

「大姐！妳到那裏去啊？」

「我是遊覽前面那座花園的！」我回答。

「帶我們去嗎？」

「不，怕你們的媽媽不讓呢！」

「看這個不負責任的兒，咱們也不叫她去！」

其中的一個孩子說。

他們抓來泥和土，向我身上拋來，看他們嘻笑的臉，我知道他們不是惡意的，只是開一個小玩笑，我卻擊不住這無知的舉動，我又有什麼法子躲避呢。遠方傳來了，鈴聲他們一窩蜂似的，攆奔那鈴聲去了。我身上已沾滿了污泥，我楞楞的站在道旁。「怎麼辦？」我默默的想。這樣污穢的人兒不配到燦爛的花園中去遊玩嗎？豈也別的人兒笑掉大牙！我不，我不能再去了，我一定要洗淨這身污泥，才去呢。「我望了望北方的山峯。「哦！那裏有清泉，用清泉水洗淨我的污泥

吧！」我立定了堅決的志向，狠一下心，我走向北方的大路；是勇毅的、豪爽的、果敢的前進。「喂！姑娘！一個人到那裏去？」一個白了鬚髮的老人，僵僵着身了，拄着拐杖立在柳樹下問我。

「唉！老伯伯請看我這身污泥，是那羣孩子拋的，我要到北山峯去尋找清泉，洗淨我身污泥。」

「不容易啊！那條山路有猛虎虎休止在那裏，山路又是坎坷不平，妳是個嬌弱的小姐，不要送了妳寶貴的生命吧！」

「謝謝老伯伯的指教，我想沒關係，只要我的志向堅定，一切的磨難都會逃過去的，我雖嬌弱，但是我的志向是堅強的。我若不走這道，我將一生認爲是缺陷，是遺憾！老伯伯！我歸來時，再談吧！」

「有志氣的孩子！祝妳成功！」

我冒着萬分的險，鼓着萬分的勇氣，走，走，走盡了崎嶇不平的山路。萬幸啊！我沒有遇見欲噬我的猛虎，雖然也曾爲山石絆了一跤，也會爲荊棘刺破了皮膚，流下鮮紅的血，但並沒有減少我前進的勇氣。我立在激流的瀑布前，似暴雨從我的頭上淋下，污泥隨着雨道沖下去了，我恢復了去過的美麗與潔淨，我高興的又爬上了山頭。我吸着高空的清爽氣息，我有着拾回已失去的寶物般的快樂心情！

恍然間，我已流連在燦爛的花園中了；我說異人生的變幻無窮，我不禁仰天大笑：「哈……」

「姐姐！妳作夢了吧？快醒醒，什麼好夢啊！熱睡的妹妹被我的笑聲驚醒，跑過來推醒我。於是我坐起身來，對她講述夢中的情景，末了

我說：「我雖受盡千辛萬苦，我終達到我最後的目的，這就不枉我人生一場。」

「但這是夢啊！」妹妹說。

「哼！人生何嘗不是夢呢！」於是我倆默然了！

馬嵬坡

·青萍·

「她是我底靈魂，是我底主宰，但是我那多年心血建立的功績，輕易地全部被毀滅了。百姓陷入苦海中，遭受着烽火毒蝕……」

十一月的寒風，加雜着細的砂礫，掠過禿山，掠過蒼蒼的原野，掠過灰色的郭城城壕，絡繹的發着颯颯之聲。

這時，皇宮內正奏着感人的舞曲，王妃在玄宗皇帝的面前飄然的舞着，像在鏡面上翩翩起舞的蝴蝶。她那豐盈淺笑的臉龐上，現出桃花的紅帶。尖銳刺耳的嬌聲，苦鶯般的啾啾着和諧婉轉的歌聲，一切一切都沉醉在體樂的氣氛裏。

突然，颯颯的寒風吹來了不祥的聲音——從遠遠的漁陽擊鼓頻頻地傳來，宣告着這惡戰的戰爭已經開始。

這意外的響聲，擊動在宮內每個人的耳鼓。歌舞驟然止住，同時一付恐慌的表情，帶在每個人的面孔；尤以在初次聽到這譁然響聲的王妃，更驚惶失措，而無力的依在玄宗懷抱裏。

急趨脚步聲過後，一個戎裝持戟的侍衛，跪在玄宗皇帝龍椅下奏道：「聖上！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安祿山因右丞相相輔，和愛戀嬖嬖的緣故，說是清除君側，領兵直抵長安不久便近長安城下了。」

在顫抖的尾音裏，宮內一陣騾騾，玄宗皇帝爲了保全性命，只得倉皇地喚聚了大臣，侍衛和妃嬪們，衝出宮闈，逃往在西蜀的道路上。

一路士兵大臣保衛着聖駕和妃嬪們，附驥而行，長安城漸漸隱沒在遠方。

黃昏抹去了燦爛的晚霞，黑色的天空有幾顆孤獨的星在閃爍着它的光華，一陣微風送來村舍的犬吠聲，並帶到一縷朦朧的煙絲，迴轉在面前，慢慢的濃厚起來，終於將崎嶇的征途整個籠罩住。

紅輪寶輦輾在黃沙碎石路上，和衆人踏踏之聲混成一片，振破這黃昏的岑寂。

當兵士們迷途在凸凹的道路上，微熱的汗珠由額面斷續滴下時，更遠的前方哨傳來消息，再有一個時辰就可到達馬嵬坡——征途的憩休地——了！於是兵士們如得到興奮劑般地蹴蹴騰騰着。

在遠遠崎嶇路程上掙扎着，以冀避安祿山兵馬追襲的玄宗皇帝，在輾轉的車聲裏，陷入苦思的情緒中。

滿天星星的眸子，一族一族的發射出豪華的金光，反射在玄宗皇帝顛覆的面頰上；深鎖着的眉宇和沈重的目光，顯表着他是墮入悲哀，苦惱深淵里的失意人兒。戰馬的一陣長嘯後；跟着，嬌怯的宮女們又發出一陣陣嬌弱的嘆息；往日的驕情態，盡都消滅在征途里。大臣們們又，也頂染着他鬱之色；在兵士的隊伍中，偶而會迸發出或沉鬱或蒼涼哀感的嘆息，成悲壯或憤恨怨怒的詛咒。這一些潛意識的嘆息譏諷醜態浮蕩在逃亡的途上；暴露着突然的事變給予人們的印象。

危坐在寶輦內的玄宗皇帝觀着貴妃苦絕的面頰，不禁黯然。再看着眼前一羣無辜的兵士侍衛們，受着意外的顧慮，不禁又深深的懺悔了。

是的，經過多年苦心經營的江山，被這絕代佳人給離散；使藩鎮稱兵造反弄得天下紛紛亂亂，百姓受着戰軍的茶毒；自己失去崇高的地位和威嚴，滿朝文武，擴棄了安逸的生活，狼狽的奔竄在這險峻坎坷的西蜀道上來。這一切一切啊！都是由於這有美麗的面容，嬌態的姿態女人，引起這劃時代動盪的變幻。

現在，太平的江山，已被兇酷的戰神，蹂躪得不堪了。

園野里，輾轉的車聲伴着兵士們的歇歇聲，在過度的悲傷中，玄宗掀起舊夢來。

是初春，乳般的風，颺到臉上有點酥麻微癢，楊柳柳枝顯出新綠，桃蕾輕輕的壓在枝上，鳥兒啾啾的啼着，看花開了的時候，感情從全身子裏溢出來。

善伺人意的高力士，聰伶的，悄悄低奏道：「聖上，壽王府邸內，有一女子，名叫玉環，是一位體麗的彩女，聽說她的容貌較美；若陛下不信，可以用賜浴機會召見一次。」

於是玄宗受了高力士的慫恿，賜浴在華清池。

她——楊玉環，烏黑的頭髮，含着水珠的媚眼，藕白色細膩的肌膚，襯着窈窕的身軀，臉兒像將要開放的玫瑰樣的嬌妍，那雙玲瓏的鼻下，有一張脛紅的小口，輕柔烏髮，款款嬌媚，愈顯得豐麗動人，真如翠綠的圓葉中亭亭玉立的荷花一樣。玄宗感到她姿態濃麗的可愛，她好似能發出一種人間稀有的純潔的感覺在熾明期的身心間。唐玄宗感到她情意的悠遠實在太令人神往了，她好似能發生一種最神秘的魅力在她細柔膩滑的膚上。於是，玄宗見到玉環，他的靈感頓時把他心情霸佔了，同時在他心坎裏，如驚濤駭浪地衝動着，這時玄宗的聰智和賢能都被這妖冶的女人給迷惑了。

爲了美色玄宗迷戀了，再加高力士的一再慫恿終於遏止不住情感，不

顯名分的攸關，將玉環召入後宮，收為妃子。迅速的受着聖上的眷愛。

從此玄宗和貴妃鍾愛的相愛着，整日沐浴在愛樂中形影不離。由於枕畔的要求，哥哥楊國忠在十一月拜為右丞相，掌國家之大權；弟兄們也個個賜爵，姊妹們封為夫人，一家庇着豪華奢侈的生活。一門權貴，滿朝朝臣，「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即為門上楣」的句子，使天下一般父母們，都在希冀着生下個美觀的女兒兒。

日子如一帶溪流，曾溶過班鸚鵡光，流過廣袤的碧野，曾有幾時？現在却混滿了辛醉孤淚而沛在逃亡之途。

高空蕩然雙隻寒雁飛過，帶起一聲尖銳的長嘯，擊破了唐玄宗舊夢的回憶，清醒了，由英毅專來的面上滑下兩串淚珠。

「往事啊！夢般的飛逝。」
黃昏在凝想中滑走，倦意徐徐張開，天空露出了一兩顆沒有光芒的小星。月彎彎的漸漸向西移動，在灰色的路上塗了一層銀輝。

前面隱約的風滾起塵土，是前哨報稱已到馬嵬驛了。兵士們背着一副沉重的行囊，衣衫已被汗給溼透，着實是感着萬分的疲憊了。在聽見前，傳來消息後，不約而同的都放出乞憐的目光，集視着玄宗皇帝。

「唔！這些無辜的人們啊！都是由於我自己貪婪女色而鑄成的罪惡——」
玄宗輕輕地由寶轎內挪出串串的太息聲。

驛外，燈火輝煌，數騎棕色備馬，嗚呼吁的僵立着，偶而會低下頭去，在枯乾的草地上，尋覓一些飼料。兵士們也將行囊卸下，堆在驛外，各自尋找自己的歸宿。經過了些時，一千人馬奔波的疲勞，被一個荒涼黑黝的夜，一個幽靈和鬼魅的夜，吞噬下去。

「食暮已深深張開，一陣凄厲的寒風吹過鄉野，天氣非常冷。鎮星遠在無窮的蒼空裏閃爍，似乎要在這寒冷的地面上，儘量的退縮下去。四外的屋舍都在黑暗中隱沒，祇有玄宗坐內的燭光，還在無力的跳動着。微淡的燈光掠過在那整襟危坐的玄宗身上，在英毅的面上罩着一層愁雲。是的，很久玄宗就是這樣的陷在焦思慮慮的狀態裏。

「獨光益發憔悴，獨地危坐着感到萬分的愉傷與慘痛。
「她是我底靈魂，是我底主宰，但是我那多年心血建立的功績，輕易地全部被毀滅了。百姓陷入苦海中，遭受着烽火焚燒的憂融，……」
窗外院子裏，黑壓壓地消沉寂靜，寒風的聲浪，在漫茫的蒼空中，相衝突着，逼更的折響沉重的響過三下。

淡白窗紙上的鬚影在顫抖着，猛地，一隻手影添在身影的左邊，突的又急速的降下，於是「砰」的一聲，迅速的由屋內傳出，劃蕩在風聲裏。
「楊太真是為雲為雨為蛟為蠃造成天災禍亂的魔使！」風粗的首調里迸出怒的火花來。

黎明，遠遠東方升起一絲金光，消進雲裏。舍內一陣嘈雜響過後，宮女們裝束停當，預備起程。

忽然，喧嘩之聲，由舍外傳來。善伺的高力士急的嚷了出來：「高力士急的嚷了出來！」

「去！看是怎麼回事。」玄宗緊蹙着雙眉急遽的向站在身旁的高力士說。

「是！高力士答應一聲急急地跑出舍外。」

「聖上！怎麼樣了？」玉環惴惴地向高力士問。

「聖上！舍外有幾位將軍求……」聲音格外緊急。

「快！……」
在玄宗還未說完一句話時，高力士站起身來，又重急忙的向着舍門跑去。

跟着，貫串進來四個戎裝的武士，頭前是陳將軍玄禮。

「什麼事？」
「聖上！兵士們譁變了！」

「室內頓時寂靜，同時嬌泣聲由四角飛起。」

「爲什麼？」
「聖上！兵士們都聚集在驛外不出發了！說，求聖上……」眼光斜視身旁的貴妃，跟着又說：

「求聖上賜楊娘娘一死，才能保駕前進，否則……」

「一陣嬌啼，斜刺過來，玉環似經暴雨打過的梨花一般，淚不成聲了！
「求聖上不要再沉吟了，事在燃眉之間……」草譚不耐煩的說。

玄宗回過頭看着玉環，晶瑩的珠淚也悄悄由眼簾滑下。
「求聖上不要再沉吟了，事在燃眉之間……」草譚不耐煩的說。

「聖上！這不顧我狠心……請你聽……再不然連寡人都有些意外……」
玄宗皇帝在最後一剎時間，拋去了僅有的一點威嚴而喝咽了！

「聖上！娘娘在後邊自盡了！」高力士無力的奏着。

四位將軍退了出去，吶喊聲由粗厲變爲細微以至於……

一代尤物，香消玉殞，一支人馬又潛入崎嶇的路程，轆轤的車聲，蹣跚的脚步聲，又重展開在途途上。





中篇連載——

海濱的獲得

(四) 劉在

——獻給含羞草，一個早熟的姑娘。

「喂！她仍是注視着我，用那多情的眼光。」

「荻荻：好不，我們回去吧？」

「我每天都很晚的才回去，嘛，我捨不得這美麗的地方，還有你，總是令人在想。」

「去吧，不用說了。」

我扶起她，但却倒在我的懷裏，豐滿的身體是那麽柔軟，一股熱力壓在我的身上。

「抱着我吧，我累！」她嬌喘着。

「冰冷不冷，還不披上那件外衣。」

「讓我們再耽留一會吧！」

海風吹得漸小了，雖然是初夏夜，然而却是有些涼，我只有挾着她走回去。我們進了一個飯店，吃了晚飯，完後，那已是十點鐘了。

夜晚的路上是寂靜的，使我的腦子在夢想，想着許多使我心跳的事情，有的使我不能再去想，假如……

「莊，愛情是由深切的同情而引起的吧？」她忽然問我。

「哦，也許。」

「虛偽是愛情的仇敵嗎？」

「啊，或者。」

「譬如你現在說：我愛你。」

「我愛你！」

「你的話裏沒有一點虛偽。」

「是的，沒有。」

「那麼，我也愛你。」

銀光照着我们，我接着她的腰，她的頭倚在我的胸前。沿着兩旁種着楊槐而直下崎嶇的街，

踏着很慢的步，走回她家來。

一天的友誼，成熟了。

這樣每天在海濱泡到晚，天天如此。

……

時間過的快，令人難以回想。

是一個下午，我沒有陪荻荻去海濱，因為我的身子有一些不舒服，所以我睡了一個午覺。

荻荻慢慢的推開門的時候，我已醒了，但是我

我要知道她來這裏做什麼？於是我又閉着眼睛，只留着一條縫。

她悄悄的進來了，然後又輕輕的關好門，站在牀頭，看我，像是欣賞一件美術作品似的。她忽然搖頭，忽然嘆息。又慢慢的走到書桌前，翻

着我寫的日記——不時又發出驚訝的態度。她一頁一頁的看了一會，她微笑了，像是發現了秘密似的。她將日記放回桌上，然後又站在牀前，

看我一會，但又走近我，坐在牀邊，牀上不免有些搖動，她有些驚慌，但我仍是像睡得很熟的樣子。

她漸漸的低下頭去，在我的唇上輕輕的吻一下，兩下，三下……在這刻那間，留給我的唇上

的像是一種濃郁的茉莉花香。那時我的心早已在跳得像達到沸點。在她第五次低頭吻我的時候，我

突然伸開手抱着她的身子，她便整個兒倒在我的懷中，我長長的，吮吸着，吻着，吻着，吻着，吻着，

唇。

「吓死我啦！」說着，她臉紅了：「像摸我的心跳得多厲害。」

是的，她的心跳得比我還快呢！

「誰叫你打擾我睡午覺？爲什麼偷看我的日記！說！」

「哦，原來你沒有睡着呀！壞鬼！」

「我要罰你一下。」

「先放了我再說。」

「不行！」

真的，在你的日記上寫着的，你昨天給藩

去了一封信，藩是說？」

「是我的——」

「愛人。」

「或者可以這麼說。」

「一定很美啦！」

「但沒有妳美！」

「就會說。」

她想掙扎出去，但我却抓着她的

手，軟如棉

「討厭的——」

「荻荻，你的唇上抹着什麼牌的口紅？」

「[Onice]」

「啊，我最喜歡它，像是一朵仲夏的石榴花，但却有茉莉花香，美極了！」

「你愛牠麼？送你一朵大的。」……

「將妳那筒 [Onice] 送給我吧，那是個極今天的動作的。」

「但，你要保留它。」

「好，再送給我一朵吧，那使我有

些醉意了。」

……

生活在海濱是永不會膩的，更有這婉美妖艷，浪漫的荻荻伴着我，我只覺得日子過的快。生活又是這樣的舒適，我更不喜歡回去了。

那天，收到藩的來信。裏面像是藏着淚痕。

「莊，不能離開的人兒：你多狠心呀！連半個月裏你忘了我，使我落

淚了。」

(未完)



薔薇園裏的影子 (五)

D. H. 勞倫斯
岳蓮譯

「我現正在約這位太太吃午飯去呢。」紳士

她轉過身去就像風似的跑去了。穿過了明媚的薔薇花之間，來到庭園之外，又跑過了藤蘿叢暗窗子的家宅，後來由鋪着石子的院子出了大街

是坐在飯桌前，她也是不能吃不能說話。茫然無意識的被打扁了似的坐在那裏。他想要做出平然無事的态度來，然而爲了激怒，終於沈默下去了。她急忙又回到樓上，將寢室的門鎖上了，因她願意一個人在裏面。他仰着烟斗走到院子去了。

「她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心的快步的往前走去。一到了客店，她立刻說上了樓，摘下帽子，一納頭便坐在床上了。在自己身中，好像有薄膜要分裂爲兩個似的。已經不是一個可思考可感覺的人間的實體了。她坐在那裏凝視着窗子，窗外有草春藤的樹枝被海風吹得直搖動。在四周的空氣中，漂浮着有被太陽照曬着的海的妖艷的鮮明。她沒有存在，完全是在靜止狀態中。只是感覺到自己也許要得病，和在被撕裂的臟腑之中，任意的在騷擾的大概是血液這兩件事而已。她再沒有比這還要安靜無力的坐在那裏的了。」

「怎麼個不舒服？」他說。
「不大要緊。」
他大步的走了兩三步，然後用頑固的態度站在窗旁說動也不動的看外面。
「遇見誰了嗎？」他問了。
「沒遇見甚麼熟識人哪。」她回答說。
他的手痒癢起來了。他很生氣他妻子對他的輕視。終於忍不住，一轉過她這面來，就這樣地問了——
「大概有甚麼可驚的事了吧！」

他對自己倒是不知道，直到現在還沒有一次真正獲得過她的。她是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成了他的妻子的。這把他的自豪減滅了。他是煤礦裏的電氣技師，只不過是個勞動者。她顯然的比他高貴。也總是護着她，然而在其間，他的魂胆中，憤懣和屈辱的感情，不斷的在蟄踞着，這也是因爲妻子不看重自己的緣故。他的憤怒即將爆發了。

「沒有，因爲甚麼？」她曖昧的把話含糊着丈夫的存在只是一味的使自己焦燥。
他的怒氣很猛的湧上來，使咽頭的血管膨脹了。
「因爲我看你很像啊！」他不使自己的怒氣顯露出來。實在也真沒有可顯露怒氣的理由。他走下樓去了。她不動的坐在床上。她一面被保留在心中心的不愉快的心地難纏着，一面恨對自己太刻薄的丈夫。時間在走着，擺在飯桌上的午飯的香味傳來了。丈夫所點着的烟斗的烟也由院邊中來了。然而她不能動，她失去了自己的存在。吃飯的鐘響了，聽見了丈夫走進屋子來的聲音，然後他又上樓來了。那每個腳步聲，都使她的心，在身中緊縮。他開了門。
「飯好了。」他說。
她非常討厭來打擾自己的丈夫。她不能再取回自己的生命了。她不自在的站起來走下樓。便

他返回來進了屋子。她聽見了丈夫第三次上樓梯的腳步聲。她的心臟忽的止住了。他轉着手推門——鎖着呢。他比先前更用力的推了一次。她的心臟仍在停止着。
「你吧門鎖上了嗎？」他躲避着店裏的主婦，小聲的問。
「對了，這就開。」
她怕她的丈夫破門而入，站起來把門開開了。她對一些也不給自已自由的丈夫感到了憎惡。牙間夾着煙斗，他進來了，她又回到了床上的原位置。他關上門，背着門站住了。
「你怎麼了？」他嚴厲的說。
「真是厭煩他，再也沒有看他的力量。」

「你怎麼了？」他嚴厲的說。
「真是厭煩他，再也沒有看他的力量。」

丈夫進來了——紅紅的臉，好像很高興，在那生氣勃勃的健強的身體上，透出了滿意的神情。她不自在的動了動身子。丈夫停住了緩慢的腳步。
「那兒不好嗎？」他好像帶有焦急的心地這樣問，「不舒服嗎？」
這使她痛苦了。
「是的。」她回答說。

「飯好了。」他說。
她非常討厭來打擾自己的丈夫。她不能再取回自己的生命了。她不自在的站起來走下樓。便

(未完)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新聞紙類

訂閱：每月九期
半年五十四期

一元七角
九元七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子與父

「要好身體須
修練，要好兒孫須
強種。」由此可見
，父與子是有密切
關係的，父親虧弱
，所生子女，一定
先天不良。諸位讀
者！你想要有一個
肥壯健康的孩子嗎
？請你先注意你自
己的身體，這裏告
訴你一個強身健體
的捷徑，就是每日
服用「若素」，「
若素」乃滋補劑，
不只療除疾病，且
能給我營養，你的
子女同時服用，當
然更可避免「先天
不足，後天失調」
的弊害。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三緯路

中瓶：三百片
大瓶：一千片

胃腸 若素 營養